

光枝的初

恋

〔日〕中本高子 著 文洁若 译



①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光枝的初恋

〔日〕中本高子 著

文洁若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本高子
不死鸟

根据日本东京弥生书房1960年版译出

光枝的初恋

〔日〕中本高子 著
文洁若 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50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册

ISBN 7-80049-611-2/I·112 定价：5.20元

译 本 序

中本高子是日本当代老一辈的著名女作家，一九〇三年生于山口县。她于一九二七年到东京，投身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发表了短篇小说《恐慌》(1929)等。又在东洋纱厂组织女工进行斗争，两次被捕入狱，遭到严刑拷打，健康受到损害。战后，中本高子发表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如描写纱厂女工的生活的《纱厂胡同》(1950)，写儿童心理的短篇小说《瘸腿的小苍蝇》^①，以原子弹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为题材的《死之鞭和光》(1956)等，都曾获得好评。我国还出版过一部以她的《日本人民的英雄气概》为书名的日本报告文学集^②。

中本高子的长篇小说《跑道》^③ (1958)和《光枝的初恋》(原题《不死鸟》，意思是《火凤凰》，1960)都是描写砂川町(即小说中的纲岛村)农民反对美军扩充立川基地(即小说中的T基地)的斗争的。日本人民这一波澜壮阔的斗争，是在一九五五年春天美军当局决定扩充立川、横田、木更津、新泻、小牧等五个战略空军机场之后展开的，其中，立川的斗争规模最大，在一九五五年春天，一九五六年十月和一九五七年七月爆发了三次。日本政府前后出动一万名武装警察，镇压正义的群众。引起日本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

① 有萧萧的中译文，见《世界文学》，一九五九年5月号。

② 见《日本人民的英雄气概》，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

③ 有金福的中译本，见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砂川事件引起了日本作家和文化界人士广泛的注意。为了解真相，他们曾前往访问，与当地居民就反基地斗争问题举行座谈会。在这些中间，中本高子是最积极的一个。评论家中野好夫(1903—)在他为《光枝的初恋》所写的前言里，就称赞中本高子是以“不寻常的热情投入砂川问题”的，说她“在这个问题的挖掘上，是如此之深刻和透彻”。

《跑道》和《光枝的初恋》就是在这样坚实的基础上写成的。《跑道》是以一九五五年砂川町(纲岛村)居民与政府当局的正面冲突为主线，描写人民反对测量耕地，与警察面对面对抗的过程。《光枝的初恋》则反映了1956年以后砂川町(纲岛村)居民的生活和斗争。正如作者在她为原书所写的解说中所指出的，《光枝的初恋》可以作为单独一个长篇来读，同时也是《跑道》的续篇。这两部作品发表后，在日本文学界立即获得好评。

作者在她为《光枝的初恋》所写的解说里，这样介绍了《跑道》的内容：

“一九五五年四月，东京供应局^①向东京都下纲岛村提出为了把T基地的跑道延长2000英尺而扩充基地的问题。由于扩充基地，纲岛村的四家村、五家村两个村庄的农民将失去五万三千坪的耕地和住宅地。

“于是，当地居民把‘坚决反对扩充基地’的意志统一起来，结成‘反对扩充基地同盟’，展开了斗争。这一斗争马上就轰轰烈烈地发展为全村性的斗争。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村民所受的灾害实在惨重的缘故。

^① 原文为调达局，是日本政府专给驻日美军提供物资和人力的机构。供应厅是中央一级机构，供应局是市级机构。

“T基地最初是日本陆军的飞机场，在大正初年^①，曾靠没收村民的大量土地修建起来的。在战争期间，每遇空袭，村子必遭到炸弹和烧夷弹的袭击，昭和二十年^②八月一日的大空袭时，四家村、五家村这两个村庄就被烧成一片灰烬。

“战后美军进驻以来，他们就擅自占领土地，以后也经常征收土地。村民要是再让步的话，生活将要彻底遭到破坏。

“对于村内其他各部落的人们来说，要是跑道延长，村子就会被分割开来，那样，就会破坏了村子的交通、经济、教育和自治体的行政。于是，全村就在“拥护生存权利”的口号下，形成了坚决反对扩充基地的统一意志。

“这个村子在战后两三年内就成立了‘职工工会’，由该会组成这次斗争的计划部，因此斗争的形势才马上展开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附近各地区的工会老早就前来支援，领导斗争。

“东京供应局企图早一点扩充基地。在六月三十日和七月一日这两天，他们派人来进行第一次的强制测量。工会的人们互相挽着胳膊形成一道人墙，把测量队赶了回去。当地的人们从而也学会了这种斗争方式。

“另一方面，在村子里，现任村长滨崎喜之进和长期以来一直争权夺利的前任村长高梨东一郎互相对立，使村子里在政治上俨然形成两个派别。到了六月下旬，有十二个人脱离了全村的斗争，他们成了所谓‘条件派’。

① 大正初年是1912年。

② 昭和二十年是1945年。

“反对扩充基地同盟为了取得广大的日本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了解，就派纲岛八重去参加当年八月在广岛召开的‘第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八重在广岛大大地奋斗了一番。

“东京供应局为了进行强制测量，蹂躏了当地居民的反抗意志，在九月十三日和十四日出动两千名武装警察，残酷地殴打互相挽着胳膊阻止测量的当地居民，勉勉强强做了经纬测量。

“这以后，在九月十七日召开了村议会，一直开到天亮。村议员分成两派，‘条件派’公然宣布自己的身分，斗争就不再是全村性的了，只剩下当地居民孤军奋战。

“但是反对扩充基地同盟的斗志更加昂扬了。由于以普莱斯为首的美国军事视察团一帮人要在十月中旬来日，当地居民就准备展开坚决的绝食斗争。普莱斯一帮人抵日后，并没有到当地来，却马上飞到冲绳去进行调查，其结果就是《光枝的初恋》中所提到的一九五六年六月中旬的所谓‘普莱斯报告’。

“东京供应局在十一月五日和九日又出动了将近两千名武装警察，对农地悍然做了分区测量。在十一月九日没有得到工会的支援，当地居民孤立无援地进行了斗争。”

在《光枝的初恋》这部作品里，我们看到日本农民在斗争中锻炼得越来越坚强。各方面向他们伸出支援的手。农民们的觉悟在斗争中一天天地提高。他们明白了自己的斗争不单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几坪土地和几间屋子，而是关系到日本人民的命运。

作者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好几个日本老百姓的可爱形

象，细腻地剖析了他们的思想感情。贫苦的农民传八老爷爷虽然患着重重的神经痛，还是奋不顾身地参加斗争。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能活到斗争胜利的那一天”。工会干部菊田刚在警察局的拘留所里关了两个星期，被打得遍体鳞伤，放出来后只休息了一天，就又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了。热情的农村姑娘野边光枝，对有妇之夫菊田刚产生了初恋之情。她在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挺起壮实的胸膛，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在这里找到了幸福。

作品还充分地表现了斗争的曲折和艰巨，而人物的革命品质恰好在这种曲折和艰巨中彰显出来。

在小说的末一章《难忘的日子》里，作者为我们展现了群众斗争的壮烈场面：工会会员、农民、学生和妇女们紧紧地团结起来，筑成人墙，挡住武装警察队，不许测量队强制测量土地。这以后不久，日本政府当局慑于人民斗争力量的强大，被迫宣布停止测量。作者这样抒情地描写人民群众烧篝火来庆祝他们在斗争中取得的胜利：

篝火里又添进好几根一抱粗的大木头，熊熊地燃烧着，越烧越旺，冒出巨大的火焰，几乎能把天烧焦。这是日本民族的不朽的生命在燃烧，放射着普遍的光辉。从这个火焰里，火凤凰鼓翼飞起。几十只，几百只，几千只无形的火凤凰，挤成一团在飞舞……

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书中对日本军国主义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提出了谴责。在《控诉》一章中，她写道：

这些统治者沿袭过去日本军队对中国大陆发动侵略

战争时用过的办法，而今将它原封不动地用在本国人民身上。

接着，作者写到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村里的妇女会长八重怎样通过斗争日益提高了觉悟。

自从基地问题发生以来，八重就逐渐痛切地感到自己对战争所负的责任。她打心里悔恨自己曾经在社会底层被动地支持过战争时期的国家政策。当时她曾相信国家政策是正当的；可是，在今天看来，她等于间接地支持了入侵中国大陆的日本军队在“抢光，烧光，杀光”这个口号下所采取的极端残暴的行动。当时她做梦也没有意识到这种事，更没有写过什么这方面的报道，可是如今想到唯唯诺诺地对待国家政策有多么可怕。

十九世纪末叶至一九四五年，日本军国主义曾经为患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达五十多年，也给日本民族带来了惨重的灾难。中本高子在《光枝的初恋》中通过八重这样的人物，表达了日本广大人民反对复活军国主义的坚强意志。

今年八月十五日是日本战败四十五周年纪念。在这个时候出版中本高子三十年前写的这部名著的中译本，意义格外大。《光枝的初恋》告诉我们，日本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他们绝不允许历史重演。

中本高子是抱着极大的革命热情从事《光枝的初恋》的创作的。在原书的解说中，她这样叙述她是在怎样艰苦的情况下写作的：

单是写《光枝的初恋》这部作品，我就用了一年多的

时间。要是把《跑道》也算上，就用去整整三年。写作进展很慢，正如外国作家所常说的那样，“写四张涂掉三张”，并且这期间的生活一直是贫困的——问题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经常跑当铺，到处向亲戚朋友挪借，能卖钱的东西也都卖了，有时还不得不搞些副业。另外，还生过病。

她是本着“信奉真理，即便堕入地狱也在所不惜”的精神坚持下来的，因为她认为：“写这部作品，我是感到负有历史使命的。也就是说，作为这部作品的素材的基地问题是日本现代历史的焦点，未来的历史将以此为起点，因而这是决定我们日本民族的命运的问题。”

《光枝的初恋》出版后，立即受到日本读书界极高的评价，为日本现代文学放一异彩。评论家小林茂夫以《和谐、简洁的描写》为题在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赤旗报》上发表的评介文章认为：《火凤凰》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了错综复杂的斗争和日常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情节的安排和处理也很成功。老作家阿部知二(1903—1973)说：“作者把关系到全体日本人民的安危的最重大的问题提出来了。作为当代日本人民的证言，这部作品的出版是每个有识人士所期望的。评论家中野好夫在原书前言中说：“我一直认为：关于以砂川事件为中心的问题，应该有人留下尽可能正确的记录，这是绝对必要的。我也曾用这话劝过人家。正因为如此，中本先生的这部作品现在出版，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值得令人高兴的事。”

本书是根据一九六〇年一月弥生书房出版的《不死鸟》译出的，《难忘的日子》一章曾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号《世界文学》

上发表过，这次收入单行本，曾加以修改校订。

文 洁 若

一九九〇年五月四日

目 次

译本序·····文浩若	1
小春的阳光·····	1
开垦·····	8
来访的妇女们·····	21
十字路口·····	31
寒风·····	42
麦子吐芽·····	51
青春的柔情·····	62
战斗的人·····	67
控诉·····	79
初冬之风·····	91
邻居·····	103
狂风的日子·····	112
伸手要钱的人·····	123
祈祷胜利·····	131
挺进队·····	142
春天的准备·····	155
挑唆者·····	166
杜勒斯访日·····	177
营火节·····	191

水镜.....	207
感谢状.....	219
《普莱斯报告》.....	228
与冲绳一起斗争.....	245
来自远方的人们.....	257
暴风雨的前夕.....	275
动摇.....	289
战斗的日子来到了.....	296
揭下了面纱的历史.....	309
难忘的日子.....	330

小春的阳光

野边光枝总也不能忘记那几个人。他们——菊田刚、矢岛昌一和另外一个青年，为了拯救她自己，做出巨大的牺牲。

她一边浸沉在那一次的情景里，一边和母亲、姐姐们一齐干活，好容易把麦子重新播完了。她把那攥得柄都发烫的铁锹竖在田塍上，擦了擦汗湿的脸，望了望四下里的田野。没有风，到处照满了小春温暖的阳光。早先播种的麦子，长得象绿色的针一样尖细。紧挨着那片麦子，重播的部分裸露着黑土，忽然贪婪地吸起阳光来了。光枝的心情这才好容易安定下来。

把麦子重新播好之前，光枝只要一看到刚刚冒出土来的麦苗被人无情地践踏成那个样子，心里就不由得生起气来。十一月五日和九日两天，这一带的麦田都被踩坏了。那一次戴着钢盔的那群家伙唿啦一下子象潮水般冲过来，当地居民拼命跟他们战斗。那群家伙对当地居民使出暴力。光枝被打得到现在浑身还痛呢。

这时，姐姐茂子挨着光枝站着，也在眺望田野。她看见在那边干活的母亲和嫂嫂秋代要回去了，就说：

“回家喝茶去吧！”

“哦，已经到时候了吗？”

光枝嘴里说着，却站在那儿，不愿意离开这个阳光四溢

的田地，全身都浴在阳光中了。茂子丢下不想动弹的光枝，径自往家走去。

从北方的天空降下来的喷气式飞机这时发出霹雷般的轰鸣，掠过麦田和旁边基地之间的栅栏，在跑道上降落了。

光枝正在出神，脑袋嗡的一响，感到耳鼓被刺穿了一样，身体几乎倒了下来。飞机的轰鸣是已经听惯了的，可是每一次都使她惊心动魄。她用忿怒的神色打量着漫无边际的、辽阔得象旷野一样的外国军事基地。基地和这边的麦田、桑圃之间，以一道栅栏为界。那边铺着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整整齐齐的绿色草地，中间延伸着笔直的跑道。问题就发生在他们要把这条跑道向光枝她们居住的纲岛村延长两千英尺，为这件事，从今年五月起双方就进行着斗争。

刚才着陆的喷气式飞机弯到跑道旁的诱导路上，轰隆声逐渐小了下来，这时又有一架四引擎的大型飞机从跑道那边开过来，一眨眼的工夫就变大了。那是架“环球霸王”^①。

就在这当儿，沿着基地栅栏旁的小道上有一伙男中学生排成一队朝这边跑过来了。约莫有十几个人。他们刚好走到跑道跟前，大型飞机就从地面飘然飞起。笨重、庞大的机身几乎擦过栅栏，冲起一阵暴风，把野草一下子向一边刮倒，引起了天崩地塌般的震动。

光枝不由自主地堵起耳朵，蜷缩着身子。中学生也就地蹲下来。一瞬间飞机就掠过去了，中学生又直起身开始跑了。光枝目送着他们。中学生是刚放学回家的，大概是朝着什么目标在赶路。他们的行动引起光枝的好奇心，她就跟在

^① 环球霸王是美国的一种运输机。

他们后头走去。

这些中学生沿着基地的栅栏，走到向西延伸的田地里，十几个工会会员正在那儿重新播种小麦。他们在那儿停下来，向工会会员们打招呼说：“你们辛苦啦！”

听到这个声音，一个年轻工人回过头来，他那双不习惯于农业劳动的手里拿着铁锹，裤脚高高挽起，头上缠着手巾，前额和鼻尖上闪着一颗颗的汗珠。这人中等身材，肤色微黑，五官端正的脸上浮着微笑。他反问道：

“你们是中学生吧？”

“是呀，大叔！每天都受累啦！”穿棉布中学生制服、留平头的少年说。一看他就是个质朴的、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

“不，我还称不起大叔呢。叫我大哥吧！”

“那末，大哥，那一天你们为什么没有来支援我们呢？十一月九号那一天……对我们来说，那是最重要、最艰苦的一天哩。”

青年工人目光一闪，露出认真地感到惭愧的神情。为了按捺住内心的痛苦，他把手放在额头上。

“太对不起啦！提起那件事来，我们简直羞得有个地缝儿都想钻进去。十一月九号工会没有来支援，是奉上级的指示。可是这么一来，我们一直付出牺牲来支援的斗争，就前功尽弃啦。所以，我们现在才这样地来帮助你们种田，正是为了多少能对那次事件做一些补偿啊……”

“我们不知道多么指望工会呢！”

说这话的是一个个子矮矮的少年，他有一张圆圆的脸，目光炯炯的眼睛显得很聪明，脸上充满了敏感而柔和的表情。青年工人注意到这些，往前迈了一步，一本正经地问

道：

“为什么呀？”

“因为警察一千、两千地冲来，本地居民的人数终究太少，挡不住。再说，斗争刚开始的时候，农民们根本不晓得该怎么对付。第一次来的测量队，就是工会的人们替大家伙儿赶走的。正因为这样，十一月九号，斗争到了最后一刻，工会没有来人，我们可是真窝心！”

青年工人盯着小个子的少年，注意到他那锐利的目光和伶俐爽快的口齿。

“你几年级啦？个子这么小，已经三年级了吗？说起话来，象个大人似的。毕竟是个纲岛村的孩子！”

他带着惊异的、期待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中学生。对这个小小个子的少年他更是怀着很大兴趣，目光里充满了亲切的感情望着他。

光枝和少年们略微离开一些，站在大家后面。她看到这种情景，对少年们更加起了共鸣。这些中学生说出了她自己心里的话。

这时有个身材矮胖、看上去有些呆里呆气的少年开口说：“可是，那一天工人们后来三五成群地来了！”

“和平团体的人们也来了……”穿褐色上衣、个子高高的少年从旁边插嘴说。小个子的少年挺起胸膛，坚持自己的看法：“可是，要是工会的人们不象往常那样大批人马胳膊挽着胳膊一块儿来，那就跟往洪水里撒沙子一样白搭。这是我爸爸说的！”

青年工人被这些少年围着，好象觉得有些晃眼睛。这是因为这些年纪小小的人不自觉地从小内心流露出来的光芒太强